漫谈生命

本雅明曾言：“生命冲动是一种绵延”，这深刻地揭示了人乃至一切拥有意识的生命的现状——生活于不可脱离的时间，永远地生活在由无数感官现象构成的此刻，幸福或痛苦地沉溺于永恒的绵延。客观意义上的死亡必然伴随着意识所根植的神经系统的消失，作为感官现象的死亡只能存在于有意识的生命中，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眼前这深厚的永恒。

有人曾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不如”二字背后隐含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对外在世界而言，价值判断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例如“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其背后原因是人类个体由于不同的先天条件或生长环境而导致对外物的认知差异。但是对某些主观感受而言，价值判断已然有了普适性，这背后是人类大脑中奖励环路以及神经反射结构的类似。例如：“你喜欢好的还是坏的？”“你喜欢幸福还是痛苦？”“你喜欢过有价值感的生活还是没有价值感的生活？”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好”对应了大脑的奖赏系统，“坏”则对应惩罚系统。在主观感受中，顺应“本能+习得”构成的行为以及价值判断系统即是“好”，反之则为“坏“。客观上的趋利避害是所有神经生物的本能，进化的过程打造了主观上的”好“与客观上的“利”，主观上的“坏”与客观上的“害”的同构关系，（同构法则在自然情况下往往准确，少数因为近现代社会而被 “异化”）某些层面上 “好死”某些程度上确实会胜过“赖活着”。对于生物种群来说，面临危机情况时某些个体的主动献身可以让群体得以度过危机，“蚂蚁抱团”“蜜蜂卫巢”等现象无不佐证这一观点，生命个体自然会进化出为某些目的而献身的本能.与自我结束相对的还有自我保全的本能，认为“好死”好过“赖活着”，亦是认为自我保全的重要性高过了为之而自我结束的目的。因为这表面矛盾的本能间各自的合理性，选择“好死”还是“赖活着”，亦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人选择献身，有人选择自保。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英雄卫国生死有憾”，或是“英雄报国生死无憾“这类宏观叙事与个体视角间的冲突或契合，背后潜藏着献身与自保两种本能的矛盾关系“。“英雄报国”亦如“蚂蚁抱团“”蜜蜂卫巢“，无私又悲壮，但难以否认，“悲壮”虽悲，但“壮“是一种让人沉溺又欣喜的感觉，这反映了客观意义上个体奉献于群体与个体获得良好的主观感受之间的同构关系。“生死有憾”亦反映了人对价值认同的多样性，有价值之事未必只有为集体献身。

在理解生命这个课题上，“诗意“抑或是”浪漫主义“视角虽然可以唤起认同，但得出的结论往往缺乏确定性。在进化论视角下，生命，乃至代表着”我“意识的产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薛定谔说“生命以负熵为食“，在热力学视角下，生命是开放系统中以周围熵增为“代价”产生的局部逆熵现象。在核物理视角看来，构成我们身体的碳，氧等元素来源于遥远而绚丽的星辰。这无不让令我感到震撼。

也许生命便是那渺小又伟大，幸运又无奈的说不清道不明吧。痛苦或欣然地推着石头上山，在永恒的绵延中追随。